

新闻动态

标题新闻

美媒称美众议院通过国安局监听改革立法

综合美国媒体 5 月 22 日报道，国会众议院于 22 日早些时候通过了一项新的立法，用以结束国家安全局大量收集美国人电话记录的做法。目前该新立法已送交参议院进行审议。该新立法被称作“美国自由法案”，这也是针对国安局前雇员斯诺登泄密的第一个立法反应。该立法将结束最具争议的美国国内监控做法，限制国安局权力，令其在调查恐怖主义时先获得法庭命令，然后才能够向电话公司索取这些记录，而在此之前国安局能够收集并储存美国人长达五年的电话记录。然而，互联网企业以及隐私倡导人士却表示这并不足以防范国安局对无辜美国人的监控。由脸谱、谷歌以及苹果等科技企业组成的组织认为，其中存在“令人不能接受的漏洞，这可能会导致对互联网使用者资料的大量收集”。此外，还有一些投反对票的议员认为议案应更严格。在国安局前雇员斯诺登揭露美情报机构实施大规模监听事件一周年之际，该立法的通过仍受到诸方对其有效性的质疑。

美媒称美派“全球鹰”无人机进驻日本

据多维新闻网 5 月 24 日报道，美军一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于当日抵达三泽空军基地，这是美国首次在日本部署无人侦察机。美军今年 1 月与日本达成协议，决定将关岛基地的两架美国“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临时部署到三泽空军基地，时间从今年 5 月到 10 月。另一架无人侦察机定于 28 日抵达三泽空军基地。美军声称，在日本部署无人侦察机是因为关岛在夏季经常遭到台风袭击，不利于无人侦察机的行动。共同社则认为，美国在日本部署“全球鹰”，部分原因是为了加强侦察朝鲜

和中国。因为平壤的核武器研发项目，以及中国近来在涉及海洋主权方面的活动，令日本感到不安。“全球鹰”无人机长 14.5 米，翼展约 40 米，可在 1.5 万米高空连续监视运动目标，可执行高空、远距离侦查任务，飞行高度大约 1.8 万米，可自动驾驶超过 30 小时。飞机装备照相设备、高度敏感的通讯接收设备。“全球鹰”原是美国关岛空军基地运营的无人侦察机，无人机将由地面远程操控飞至三泽基地。

美国或为应对网络威胁改变政府采购规则

据路透社 5 月 19 日报道，美国国家侦察局信号情报理事会主任哈林顿当天指出，美国现有采购项目通常要花费大约两年时间发起并实行，但由于网络领域面临的威胁风云变幻，美国需要采取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哈林顿是在美国航天基金会举办的空间及网络会议中作出以上表态的。哈林顿在会后表示，国家侦察局正在寻求与一系列企业签署一揽子协议，以便在威胁上升时能够采取更加灵活的应对方式。美国空军航天司令部首席技术官马里恩也在会议中表示，五角大楼已经对整个部门的网络安全问题进行了全面审查，并开始作出一些改变，但当前的采购规则与监督仍然限制了它的反应能力。一些较小规模企业的高官们则表示，五角大楼的官僚主义令他们难以竞标网络安全合同，这些合同往往被诸如波音、洛克希德·马丁以及雷神公司这些大的公司所掌控。据悉，在此次会议举办的同一天，美国政府指控五名中国军方黑客入侵美国核电厂、金属以及太阳能企业窃取商业机密，这也是美国官方首次针对特定外国人员提起网络犯罪指控。

美媒称奥巴马鼓励跨国公司投资美国

据多维新闻网 5 月 20 日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当天对主要跨国公司高管表示，美国的投资环境还将继续改善，美国在劳动力、能源成本、技术创新方面仍然拥有巨大优势。他鼓励美国企业继续将海外业务回流至国内，并号召外国公司加大对美国的投资力度。奥巴马当天在白宫与来自福特、爱立信、韩泰轮胎等 11 个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举行商业圆桌会议。他说，美国联邦政府将和地方政府一道继续改善美国的投资环境，帮助跨国公司在美拓展业务。美国政府一直把吸引海内外投资作为刺激国内经济复苏和就业增长的重要经济政策。为了加强招商引资的力度、密

切与世界各国投资者的联系，美国在 2011 年推出了“选择美国”计划，并帮助美国赢得了能创造大量就业、价值超过 180 亿美元的投资。继去年底成功举办首届“选择美国投资峰会”后，奥巴马宣布第二届峰会将于 2015 年 3 月在马里兰州举行。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2013 年美国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为 1875 亿美元，高于前一年的 1606 亿美元，但仍低于 2011 年的 2238 亿美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出现了较大波动，但是美国仍是自 2006 年以来世界上接受外国直接投资金额最多的国家。

美媒称美国或将取消对越南的武器禁令

据《时代》周刊 5 月 23 日刊文称，华盛顿与河内关系升温反映了美国意图以越南等国遏制日趋强大且强势的中国。在奥巴马政府全面转向亚太战略指导下，越南成为美国“全新且情愿的伙伴”。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洛克利尔当在参加世界经济论坛东亚峰会期间在被问及中越矛盾会否加深美越安全同盟这一问题时称，华盛顿一直在为美越安全同盟的建立创造条件，日后可能与河内建立战略关系。洛克利尔还说：“我们期待寻求机会，强化与越南等国的合作伙伴关系。”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东南亚问题专家鲍尔说，华盛顿将越南看做所有东盟成员国中最具战略思维的一员。1984 年以来，美国对越南实施了军售禁令，但近些年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美国针对越南武器禁令的一些要求有所松动。越南自身也多次要求美国取消相关的武器贸易禁令。此前美国政府就曾修改国际武器贸易条例，视情况向越南出售非致命武器，只绝对禁止向越南出售致命武器。虽然美国目前仍对越南实施武器禁令，但照此发展趋势，这一禁令的存在时间可能不会太久。

美防长称美国不足以确保海湾产油国安全

综合美国媒体 5 月 15 日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 14 日在利雅得参加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GCC）会议期间表态称：“地区国家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以及美国军事力量的存在并不足够确保地区安全。美国与海湾国家的约定本意在于支持与帮助在 GCC 内部建立更加巩固的多边关系，而并非取而代之。”过去 30 年里，GCC 的六个成员国作为世界原油的重要出产国，一直依赖英美两国提供的军事援

助保卫自身安全。英美两国对于提供的援助并没有明文规定。于是，哈格尔此次访问中东时即表态称美国也不足以确保海湾产油国的安全，这些国家需要自己对自己的安全负责。哈格尔还要求参加会议的海湾各国强化各自预防及阻止侵犯的能力，加强国内国防合作。据悉美国的这一转变主要是因为国防费用的削减以及逐渐减小的对中东原油的依赖性。2014年2月，哈格尔宣布削减美国军费；同时，美国在经过30年后又开始出口石油。另外，美国自2012年起实施的重返亚太的政策也是这种转变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

美媒称美国要警惕安倍修宪

据《华盛顿邮报》5月19日刊文称，自日本和平宪法诞生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在试图通过改变对该宪法的解读、而非直接修改宪法的方式来逐步扩大自卫队的作用。该报认为，奥巴马政府支持安倍修宪是有道理的，但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文章还指出，日本的邻国——中国和韩国对日本修宪感到焦虑。两国都是日本上世纪侵略过的对象，感到不安是预料之中的事。文章最后还指出，安倍还给两国的恐惧火上浇油。安倍参拜靖国神社以及同右翼政治家为伴，这使得他的动机在邻国眼里十分可疑。这些也使得安倍将日本防务正常化的合理要求变得更为复杂。针对日本政府为解禁集体自卫权而谋求变更宪法解释的做法，此前的《纽约时报》也刊发社论对安倍政权所为提出批评。社论指出，因为修改宪法并不容易，所以安倍晋三政权“试图变更对宪法的解释，以使宪法第九条丧失效力，从而摆脱宪法的约束”，并批评说“安倍政权所为有损日本的民主程序”。报道称，日本国内的多次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日本人反对修宪，而中国则认为日本的行为是在向重整军备迈进。

美媒称美国无力应对南海石油钻井平台

据《华盛顿日报》5月13日报道，在部署价值10亿美元的石油钻井平台后，中国在雄心勃勃的南海蓝图中划下了一个新记号。该钻井平台距离越南海岸约130公里，位于越南声称的其专属经济区海域。中国在该地区的活动有约800艘船舰的支持。一周以来，这些船舰参与了较量行动，冲撞和用水炮攻击越南船只。中国宣称拥有南海80%的海域，越南、日本、菲律宾、缅甸和印尼也声称其拥有主权的列

岛或海域。多年来，中国与这些国家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就建立海上行为准则进行了谈判，并在几个月前与越南联合磋商开发油气的可能性。

《华盛顿日报》称，越南与美国对于中国此举缺乏抵抗力。中国的邻国仅发表了对“目前事态”的“深切担忧”，但未提及中国。奥巴马政府也仅仅是做了象征性的言辞应对，而无其他举动。事实证明奥巴马政府在中国的海上强权前略显无力，这对其亚洲再平衡政策提出了挑战。

美国防部希望促进与中国的军事关系

据美国国防部5月20日消息，在美国司法部以侵入美国公司电脑网络为由对5名中国军人提出起诉后的第二天，国防部发言人表示，五角大楼希望继续与北京发展军事关系。

5月20日，五角大楼新闻秘书，海军少将约翰·柯比告诉新闻记者，“在军事方面，我们仍然希望进一步促进和发展两军关系，就这些十分困难的问题寻求更富有成效的对话，网络问题即是其中之一。”他表示，“在很多问题上，我们的意见不一致，公平地说……对于网络问题的各个方面，我们都有不同看法。”柯比说，但这说明更需要使军事沟通的渠道保持开放，继续为双方关系进行努力。至于网络安全起诉一事将对两国军事关系产生多大的影响，柯比说“这需要由中国方面做出决定”；随着中国等国积极参与网络空间的活动，“我们希望在这个问题上继续尽可能保持开放和透明的沟通”；“互信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进行长时期的建设”。

此前的5月15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陆军上将马丁·登普西接待了来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美中军事领导人在五角大楼举行了良好的会谈，双方就朝鲜和南海问题交换了看法。房峰辉说，双方谈到了在反恐怖主义和打击海盗行动中的合作，也讨论了建立一种可以将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的机制，以及为空中和海上安全制定行为准则等。两国军队还将举行更多人道援助和救灾演习，美中两国军方将在司令部级建立战略规划部门之间的对话，继续发展军方对军方的对话机制。此外，双方还同意探讨在第三国举行联合演习和训练的可能性。

重点关注

2014 年第一季度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回顾

编者按：2014 年第一季度，中国企业在美国进行了 26 项直接投资，投资额为 13.6 亿美元。投资项目多集中在医疗、房地产与信息技术产业。目前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已进入关键阶段，中美两国的外商投资审查机制都有了一些积极的变化。

中国在美国投资的主要趋势：

2013 年 12 月，中国棉纺制造厂商科尔集团宣布了在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地区进行逾 2 亿的绿地投资（又称创建投资，在东道国境内依照东道国的法律设置的部分或全部资产所有权归外国投资者所有）。这个项目于 2014 年初开工，来自中国的这项投资预期能为美国当地提供 500 个就业机会。以科尔为代表，一些企业将生产基地向美国转移，这表明中国的制造成本日趋偏高，这个趋势有望使美国从中国的制造业发展中分得一杯羹。

除了科尔集团外，来自常熟的一家玻璃纤维有限公司与辽阳宁锋木业都在美国进行了绿地投资。5 月底，金旅汽车将投资 1 亿美元在美国开建铜管材工厂。中国的投资者也在非传统油气领域寻找投资机会。

2014 年 1 月，中国微创神通医疗科技完成了对美国瑞特公司关节重组业务的 2.9 亿美元收购。在过去的一年半里，中国的医疗产业在美国的投资趋势总体上一保持着增长。

政策发展：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已进入关键阶段，美国希望中国进一步减少对美国在华投资的限制。为给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提供便利，中国也面临着更大的开放市场的压力。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上海自贸区的建设与最近中国保险行业对外资的开放是一些积极的信号。与此同时，中国对外汇交易的管制逐渐放开，对外来投资的行政干预也逐步减少。

美国也在通过双边投资协定寻求中国市场更大程度上的开放。上一轮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于3月举行，中美两国领导人今年在APEC峰会碰面时有望宣布就此谈判取得的重大进展。

中国正在对外商投资审查体制进行改革，美国政界与商界都表示能从这种改革中获益。随着中国企业大举进入美国市场进行投资，美国进一步要求中国实现对等的互惠，缩短中国为自贸区设定的“负面清单”列表。

2014年第一季度，美国的外商审查机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美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通过了中国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收购请求，该委员会也同意了中国对内达华州一家煤矿公司的收购，而这桩收购曾在2013年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被该委员会否决。

在进入美国市场后，中国企业在融入当地市场规则上也取得了进步。第一，比亚迪汽车集团解决了一起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劳动争议。中国企业在融入美国当地的法规政策上一直障碍重重，在法规密集的加利福尼亚地区尤其如此。第二，中国纽威阀门公司也解决了一起美国当地知识产权纠纷。

中国也在对外商审查体制进行改革，并减少对跨国投资审查的行政阻碍。从5月8日起，发改委只对投资金额超过10亿的敏感投资进行审查，这些改革措施减缓了美国在华投资的担忧，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整体投资情况。

在颁布新的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机制的同时，中国外汇管理局也发布措施简化跨境资本运营操作，公司可以借款给其境外分支，只要金额不超过境外分支总资产的30%，就不需特别文件申请。

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自由化程度逐步提高，中国对于保险行业的并购规则也逐步放开。如今史带保险已经完成了对大众保险的控股，这是外国保险公司控股中国保险公司的第一例。

未来展望：

第二季度伊始，一些交易已经完成，包括中信证券入股美国BTIG证券；联想对于摩托罗拉以及IBM部分业务的收购；金叶珠宝对于油气提供商ERG的收购正在等待审核。我们期待着包括上海绿地集团对美国地产项目的投资等更多的项目在未来取得成功。（文章来源：5月8日荣鼎咨询机构网站，作者：Thilo Hanemann）

中美在反恐问题上的合作

编者按：中美在反恐方面的合作相对于其他合作“仍然处于边缘化”。中美在反恐问题上的合作不应被冷战思维所影响，不应去破坏别国，也不应将国内的少数民族当作目标或替罪羊。当前恐怖主义威胁越来越大，反恐仍需在中美合作的重启中发挥关键作用。

根据中国首个国家安全蓝皮书，在 2013 年，恐怖主义活动正扩散至更多区域，多数袭击来自于宗教极端分子。最近，美国国务院也颁布了 2013 年恐怖主义报告，指出中美在反恐方面的合作相对于其他合作“仍然处于边缘化”。

中美反恐合作的历史

在 1972 年尼克松总统和毛泽东主席进行历史性会晤后，中美军事交流开始，在卡特总统时代双边关系走向正常化。中美之间的联系，包括美国对中国出售武器，是为了遏制前苏联。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双边合作的模式就消解了。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克林顿政府开始重新和中国领导层接触，包括军事层面。尽管两军恢复交流，但政治上的波动影响着军事交流，比如，1995 年到 1996 年间的台海危机和 1999 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

2001 年，在乔治·布什总统上任几个月后，由于南海撞机事件和美国售台武器事件，中美关系非常紧张。但在“9·11”事件后，两国对于反恐问题的关切到了一个新高度，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对“9·11”袭击表示强烈谴责，表示中国在反恐方面向美国提供“无条件的支持”，但时任美国国务卿的科林·鲍威尔指出，双边讨论会涉及情报分享。

布什政府在阿富汗及相关地区的反恐行动上和中国展开合作，以获得中国的支持。不过，由于白宫从战后的多边主义转向先发制人的单边主义，中美两国没有进行更进一步的反恐合作。

在奥巴马时代，美国和中国在反恐问题上遇到了同样的分歧，双方明确表示要扩大合作，但政治上的障碍让两国无法合作。2014 年 2 月底，美国陆军参谋长雷蒙德·T·奥迪耶诺上将表示美军将在年底前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展开正式对话。

美国官员认为两国的反恐合作仍然脆弱，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2011年美国推出“亚太再平衡”的战略、南海和东海出现地区争端、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中国对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扩张的担忧，以及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活动。

当前恐怖主义威胁越来越大，反恐仍需在中美合作的重启中发挥关键作用。

中美反恐的现状与前景

从历史上说，中国的极端分子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后开始出现的。当时前苏联在两国边境的新疆段集结军队，支持“东突厥斯坦”分裂主义活动。

前苏联入侵阿富汗，让里根政府将伊斯兰极端分子视为“自由捍卫者”。2002年秋天，在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袭击美军之后，布什政府将其定性为恐怖组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通过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向其提供部分资金支持。NED是一个在1983年成立的倡导民主的非营利性组织，由美国国会提供资金支持，预算由向美国国务院报告的美国国际发展局拨给。NED公开地向世维会提供政治支持，而此前则由中央情报局秘密提供支持。

在新疆，中国打击分裂主义，投入大量资金来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增加经济活力，同时实施较开放包容的政策。由于外来力量的介入，中美反恐合作的可能性正在被不稳定的局势所影响。

中美在反恐问题上的合作不应被冷战思维所影响，不应去破坏别国，也不应将国内的少数民族当作目标或替罪羊。中美需要多维度的反恐合作，口是心非地公开表示反恐，但实际上却想破坏别国，只会带来负面影响。

（文章来源：5月14日中美聚焦网站，作者：丹·斯坦博克）

中美俄的新三角关系

编者按：克里米亚事件之后，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斗争与纠纷一直持续，而中国成为此时大三角平衡中的关键力量。中俄会构成一个强大的地缘政治组合，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会让美国在承担亚太地区战略平衡者这一角色时感到越来越大的压力。

亚信峰会期间，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并试图加深中俄两国之间的关系。普京本次中国之行可以被视为新时代中美俄三边关系的开端。主导冷战后期的中美俄大三角如今又重新显现。在克里米亚事件之后，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斗争与纠纷一直持续，而中国成为此时大三角平衡中的关键力量。

很难夸大这次的三角格局变动之大。在冷战期间，美国的忌讳之一便是强大的中苏关系，后来也正是美中关系的正常化与中苏关系的交恶，才使美国与苏联相比获得了战略性的优势。

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的结束。在后冷战的多极化时代，战略三角关系消失了。由于近来中国国力的崛起与俄罗斯的一系列强硬行动，“大三角”重新出现，不同的是，美国并不在这个三角关系中发挥主导作用了。

在冷战时期，中苏关系的变化是三角关系被打破的原因，如今美苏之间的紧张局势正引导着三角关系的发展。利益的冲突、意识形态的分裂、以及美国制裁的升级都加剧了这种紧张局势，尤其是考虑到下一任美国总统很可能不会像奥巴马这样对俄罗斯采取如此温和的态度。

美俄力量的变化取决于中国。俄罗斯希望中国利用其影响力来为俄罗斯提供经济和政治支持，但困难在于中俄之间的战略目标不是完全一致的。中国希望和平崛起，俄罗斯希望挑战西方社会现有的体系与秩序。而且中美两国（尤其是经济领域）的相互依赖日趋加深，中国不会冒险去厚俄薄美。

例如普京希望能在地区领土问题上得到中国的合法化支持，或者使中国在此问题上保持弃权的态度。普京也希望加大对中国的能源供给，这能为俄罗斯在与欧洲的能源谈判中发挥杠杆作用，这与中国寻求能源安全的考虑不谋而合。

对于中国来说，它希望能改善中国企业在俄罗斯投资与经商环境。俄罗斯的无产阶级是个巨大的市场，但出于经济安全的考虑，俄罗斯一直限制外商投资。如今在新三角地缘政治的情势下，俄中两国的经济利益日渐交融，俄罗斯已经开始为中国放宽投资环境。中国也希望俄罗斯能为其提供高科技军事支持。与之前的不情愿态度相比，俄罗斯如今会考虑以该科技换取中国的战略支持，而这也会对外部国家产生溢出效应。

冷战时，美国因在美、苏、中三角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而显得咄咄逼人。目前中俄关系的亲近使美国在三角关系中占据了不利地位。俄罗斯对中国的技术支持会

使中国进一步加强在东海及南海的行动。

不过，不像在冷战的某个时间段，美中两国在某些问题上步调一致使苏联改变了很多全球政策。目前俄中关系更为紧密，但这不太可能改变美国决策者对于美中关系问题的估计。这样，新三角关系的变化不会和旧的完全相同。

中俄会构成一个强大的地缘政治组合。即便如此，在更为自信的中国面前，美国不会减弱对其盟友（如日本和菲律宾）的承诺。美国会继续推行“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也会在国家支持的商业机密窃取问题上对中国施加更大压力。和冷战时期的三角关系不同，今日的美国有军事、金融和政治优势，结合其全球的盟友网络，它可以独当一面。但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会让美国在承担亚太地区战略平衡者这一角色时感到越来越大的压力。

（文章来源：5月22日美国外交事务网站，作者：大卫·戈登，乔丹·施耐德）

“美国之音”改革议案引发美国国内激辩

编者按：为应对俄罗斯宣传攻势，美国国会有意出台法令改革“美国之音”，使其成为100%政府对外政策宣传工具。但该改革议案引发了美国国内不同人士之间的激辩。

近期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的议案获得了两党的支持，新议案在条例中清楚列出：VOA的使命是为支持美国公开外交事务。议案还提到，《美国之音宪章》里写明要对外清晰有效地展示美国的政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VOA遗忘了这一使命。参议院正在制定类似的议案，众议院将最早在今年夏天进行全院表决。议案计划修改《美国之音宪章》里有关VOA使命的描述：明确列明VOA必须承担起支持美国“公共外交”以及其他美国政府政策的角色。不过，美国国内对VOA改革议案存在两种不同的声音。支持者认为议案有助与美国媒体对抗俄罗斯国际舞台的宣传攻势；反对者则认为议案将推动VOA沦为政府宣传工具。

1942年成立的VOA最初为美军战时情报办公室的一部分，被用来应对日本以及纳粹的宣传攻势。到20世纪50年代，VOA成为美国务院以及美国新闻署旗下

组织，帮助美国对付共产党宣传。于是，VOA 专注于向专制制度下生活的民众提供新闻。1976 年时任美国总统福特将有关准则写入法律，强调 VOA 的使命是提供“准确，客观和全面”的新闻信息，而非政府宣传工具。在随后很多年里，VOA 的员工都标榜其自身为客观的记者，并非美国外交政策的宣传工具。然而，独立的新闻意识让有关美国负面信息的报道近年来不断出现。分析指出，VOA 在中东等地区的分社开始偏离亲美的立场，转而为当地政府发言。这一系列现象近期被美国保守派人士点名指出。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伊斯认为，时下俄罗斯每时每刻都在负面宣传美国，VOA 已无法有效地对外宣传美国政策，所以有必要改革 VOA，但这一议案遭到了众多记者的反对。持反对意见的记者曾经因 VOA 在新闻报道上的独立性而感到自豪。匿名资深记者表示，目前留给 VOA 的只剩下几十年来苦心经营得来的名誉，即一个有公信力的新闻机构。该记者说：“把我们的焦点从纯新闻报道转移到政策宣传的话，将阻碍我们留住读者或吸引更多的读者。”

《纽约时报》称，该议案不单修改 VOA 的使命，同时将原来的理事会降级为一个顾问之类的角色，然后建立一个全职的总裁监督整个 VOA 的运作。VOA 理事会里的两党议员长期以来指责理事会无法为 VOA 提供方向，而该议案则是对此长期积怨的回应。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曾指责该理事会运作失常。前理事会成员、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首席执行官艾萨克森称，议案顺应时代发展，VOA 应承担双重使命，对外展示美国政策的同时提供客观新闻。他还表示，俄罗斯重拾旧有的造谣战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正建立新的复杂宣传机制，推特等社交网络正改变着整个游戏格局；VOA 必须意识到要做出改变以应对新的技术和威胁。

然而，另外一位前理事会成员却对议案持反对意见，认为议案将彻底改变 VOA 的运作方式。杰弗里说：“VOA 有着一个纯粹的新闻报道使命，VOA 不做传话工具或宣传工具。任何改变这一新闻报道使命的议案都让人感到遗憾。”在 VOA 内部，众多长期以独立新闻人士自居的员工都对该议案表达了担忧。据报道，在近期 VOA 举行的员工大会上，记者纷纷表达出了忧虑。有员工更直言，假如该议案得以通过，VOA 将面临大面积员工离职潮。在 VOA 任职超过 20 年并即将在今年退休的罗宾逊表示，议案获通过将带来更多的问题：海外工作的记者和播音员的生活会变得危险。假如外国政府将 VOA 记者视作美国特工，这将是一个真正让人忧心的问题。

焦点分析

中美关系的现实、忧虑与挑战

核心提示：布鲁金斯学会专家大卫·韦塞尔五月在中国进行了演讲。他从美国的视角审视中国崛起，并谈及了中美关系的现实、忧虑及挑战。

曾为《华尔街日报》撰写经济报道和专栏达 30 年之久的大卫·韦塞尔于 2013 年底转到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任哈钦斯财政与货币研究中心主任。韦塞尔于今年五月访华，并在北京和上海发表了从美国的视角审视中国崛起的演讲。他认为，美国的经济和政治现实让美国人害怕中国崛起，他们既担忧美国的投资会被中国人阻挠，也担忧中美之间可能爆发战争。当然，美国人也想知道中国能否在不放开信息管制的条件下实现繁荣兴盛。以下为演讲的部分内容。

中美关系的三个现实

我们先来看看美国的经济状况。美国经济正在复苏但仍然欠佳——就像一个心脏病发作的病人，刚刚推出重症监护室，尚未痊愈，同时又发现自己身上有慢性病。许多美国人依然没有工作。在 25 岁至 54 岁之间的美国人当中，17% 的适龄工作者没有工作。美国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中位数并不比 2000 年的时候高。美国的经济确有不俗增长，但这些增长红利一直向上层人士集中。所以，很多人没有工作，普通家庭收入没有增长，这一切导致了国家自信心的极大流失。几年前，美国人接受了自己制造业上可能没有质量和价格优势，然而美国人对如何管理金融系统还是很有信心的，他们希望每个国家，包括中国，来学习美国的金融系统。随后，美国人惊讶地发现这份工作自己也没干好。在最近的一次调查中，有 63%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发展的路径不正确。这就是美国的经济现实。

再来看美国的政治状况。现在，美国的政治系统是一种低效的民主：是总统制与议会制的折衷。美国政治系统的优点在于政府只有经过多数同意才能做出任何行动，议会是有实权的。这一系统也兼具总统制与议会制的缺点。民主党和共和党势均力敌，僵持时有发生。尽管如此，美国的经济正在好转——这可能是因为政府不再做削减开支的蠢事，美联储也采取了相当宽松的货币政策，更重要的是私人企业复苏，使美国人偿还了他们的债务，企业收支取得了平衡，整个私人企业正在拾起发展的势头。坏消息是，美国私有部门面临的都是长期问题，不经政府干预无法解决。自由派和保守派，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政府如何干预一事上存有分歧。而两党达成共识是政府在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气候变化、不平等领域有所作为的前提。有时候，一些美国人嫉妒和羡慕中国政府令行禁止的能力。

第三个现实关于中国。当美国飞速发展的时候，国内的生活水平每 30 年翻一番，但在过去的 30 年内，中国的国内生活水平每 10 年翻一番。这样看来，中国确实创造了经济奇迹。然而，过去 30 年的成就并不能保证未来 30 年的繁荣。历史上鲜有国家能够完成中国已经做到的这些事，并保持 30 多年，均数回归的规律表明中国的发展将会慢下来。我们见过类似的情况：美国一度以为德国或日本会超过自己。20 世纪 70 年代，曾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认为在经济规模上，苏联将在 1990-2000 年之间超过美国。对中国而言，问题是接下来要往哪里走。如果经济增速放缓，中国是否能够保持社会和谐。

美国人在担心什么？

美国人对于中国近年来的成就很佩服，但是美国人的基本情绪是害怕中国。10 年前，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世界领袖。盖洛普民调每年调查美国人“哪个国家领跑世界？”，最近一次有 52% 的美国人回答“中国”，31% 的人回答“美国”，7% 的人回答“欧洲以及其他”；52% 的美国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力量对美国构成威胁。

美国人在担心自身竞争力的丧失和工作机会的流失，因为其他国家更有优势。美国的排外和恐外情绪很强烈，而中国现在的行为无助于美国人克服这一情绪。例如，最近中国支持下的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份额法案被美国国会否决。至于美国民众，他们主要是为自己的工作担心；他们担心美国不能提供足够多的中产阶级的工作来养家糊口、供孩子上大学。

这里面很多都与美国无关，而是与技术革命下的世界变化有关。美国企业一直

希望能让 14 亿中国人都购买美国产品。现在中国的许多行业要么不允许外资，要么有严厉的管制外资措施。许多公司担心中国人窃取知识产权，许多公司参与的中外合资项目结果都不理想。

第一个担忧是害怕中国，第二个担忧是美国的企业和投资会被中国人阻挠。第三个担忧是关于一个令人不安的新议题：战争与和平。人们正在关注中国作为一个军事力量的利益所在。在前面提到的盖洛普民调中，46%的美国人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对于美国来说是关键威胁。10 年前，盖洛普民调根本没有问中国和中国军力的问题，因为当时根本不是问题。

上述担忧是可以理解的。正在发展壮大、经济向好的国家倾向于拥有更大的军事力量。像中国这样的原材料进口大国必然会关心诸如海运通道的安全问题。但是，中国的邻国对此并不舒服，还会怀疑中国别有用心，最近的中日紧张局势就是一个例子。中日双方口诛笔伐，敲打对方的情况让美国人很害怕，因为美国知道这些事情非常容易失控。

中美关系的三个挑战

我最近读到希拉里·克林顿在 2012 年 3 月关于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访华 40 周年的讲话。她当时说道：“中美关系是史无前例的。美国正在与中国合作，以促进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全球安全、繁荣与稳定的积极贡献者，同时保持美国在世事变化中的领导地位——美国并不打算通过不健康的竞争、对抗或冲突来维持领导。”这是一件极为复杂的事，美国要想和一个上升的国际力量合作，促进其发展——我相信美国是真心如此打算的——以便使得中国能够取得经济上的正当地位，并成为全球安全的保障者。然而美国乐见中国崛起，也并不想放弃世界领导权。希拉里用了如此多的词来描述中美关系，足以证明这一关系的复杂性。

我认为中美关系面临三个挑战：第一个挑战来自美国的经济。美国尚未转型成为一个与中国、印度、中东与欧洲各国竞争的世界经济体。美国教育系统的进步没有跟上劳动力市场的要求，我们为联邦政府预算争论，最后削减了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预算，因为我们不敢削减退休保障、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预算。美国的医疗卫生系统是目前世界上最昂贵的，然而美国人并不是世界上身体最好的。这些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美国人对中国怀有敌意，部分原因是美国无法解决关系到多数人的经济问题。

第二个挑战来自中国。中国经济能否做到适度放缓？中国能否及时处理污染问题？中国的领导层能否改善关系到人民健康的环境问题？中国的市场能否更加自由？好消息是，中国没有否认并且回避上述问题的存在。

第三个挑战是，中美能否维持和平关系？我十分关心俄罗斯与乌克兰问题：中国在此的角色是什么？朝鲜半岛局势并不稳定，中美会如何处理上述威胁？

（文章来源：5月16日《华尔街日报》）

本刊编者注：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主编的观点，仅供读者参考。